

窻齋集古錄

王震羅振玉著





DG

# 日記

家書漫錄  
閩周集義文字多以  
筆意行於席端所著古籍補編  
集海因早已奉為多集故集巨帙  
之多也將付印行乞諸同好  
白鹿泉初屬李文忠公之昌黎書

閩



予弱冠遇全石文字之學每以為全石文字者古裁  
藉之權輿也古者大事勒之鼎彝故彝矣文字三古  
之彝籍也唐以前無則後而周秦而漢有金石刻故周  
秦而漢之金石刻即後以前之彝籍也彝籍愈遠傳  
世愈罕故古彝以至一祝碑故為尤重焉往嘗與友人  
言古之典籍掌于史氏民間不復傳流於子臧謂列邦  
貌有二十國之寶書乃惟春秋秦人特三代列邦古彝  
只是不復不不考而觀三代列邦一寶書也生三千年  
之後而神隣三千多以前得據以補得書之所遺佚  
亦許鄭諸儒之雋談豈非至可追之事哉取古彝

余藏于好古而有力者少人人所读盡亂以許其序說文  
錄字言山川社之得鼎彝弃其器即前代之古文而書中  
古文但據鄭注非不欲盡收弃其文字不獲御光也今則  
有傳世一法有諸家著錄一本視古人為便矣而苟不  
能參據古者著錄諸家以傳核矣其雖畫鴻舛一毫見間  
而罪莫大焉主備三山疏于鑑別真僞錄錄三也昧于古文  
義例考釋尤疏四也有斯四失遂難休據往見異于忠  
閣學據古錄而收墨本多至千三百有奇考釋務核核  
寫不易其美備矣而仍不免有妄畫一小巧後士偽崇尚  
有則一未盡者蓋其失亦重之難也予銳意收集古器  
墨本汰偽存真得二千條通於涵解為集古遺文在再  
墨二十年而未竟就嘗以為憾幸今年春月返閩若前往滬  
星二十年而未竟就嘗以為憾幸今年春月返閩若前往滬

江翁日修閒美恒軒中坐所涵某大錄手不棄二十餘年為在  
吳中名友張菊生侍郎將借付新印為一鷺來送以示病  
廈門事復往視以歸東山寫序而侍郎以書至屬為一序即  
得見首冊譜中多自序言而收諸家其數与譜古錄相埒  
而甄別精嚴考釋確當則過之蓋中坐于古文而宿至深  
天資超絕景慕舊所作字說每為之解頤益成 稽古全  
文之學實至中也而中興也今得菊生侍郎為一精印視  
墨未不更然未有四喜而參四失可謂盡美且善無遺憾  
矣累日吉成予亦將就竹匠正儲車斯而遺一新印為  
此書之優伴三十載籍不至敝止豈非藝林之至幸哉又  
聞廬江利東之部郎藏卷荷中於手未棄數年乃專使  
子夜閣學據大錄者侍郎立木精印以斯書並行古录

寓內學省西次多光諸省言事以許之侍郎偶有忘失  
丁巳八月三日承豐鄉人胥培玉書于溫東寫店之夢都

艸堂



序

自秦兼天下命李斯作小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古文始微  
然漢時八體大篆一體固具在自學僅不謀尉律孝宣帝時張  
敬敏通倉頡讀至從齊人能正讀者受之章帝時獲史籀九篇  
王育為作解所不通者十有二三則其學之亡已久王伯厚云  
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況江左浮靡北書儉縮唐宋以後六  
經三傳私家迄寫公庫雕板皆以世俗通行之字學者循誦習  
傳安知所謂古文者郭氏汗簡七十一家其所錄古文旁及道  
書石刻而不皆鼎彝文字惟薛尚功王復齋下達國朝阮文  
達吳荷屋諸家裒輯古器摹其詔而釋其義始別為專門之學  
倉史舊文得存什一同郡吳憲齋中丞自幼即篤嗜古文奇字  
鋒車所涖地不愛寶鼎卣尊盃之屬廉石歸裝往往載之兼兩  
同時為此學者濰縣陳簠齋先生收藏之富甲於海內座主潘  
文勤公福山王文敏公藏器亦相埒中丞既盡拓其文手自摹

勒而攷釋之都若干卷援歐陽公之例命曰集古錄中丞之言  
曰說文之字皆周末相沿非孔子六經舊簡故求之說文而不  
可通者往往於經典釋文得之如徐之古文郊周禮雍氏注征  
徐我釋文劉本作郊舉流兒鐘魯公伐郊鼎為證又如來作速  
張通毫釋文所存異字多與古器詔密合然昌熾不能無疑也  
許君自序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  
經皆古文也是其所據確有師授未可謂周末相沿之字也元  
朗音切惟尚書用古文其條例曰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  
寫不全古字宋齊舊本條李等音所存古字蓋亦無幾安得謂  
許君未有之字元朗轉得而存之未可以一二孤證遂祧許而  
祀陸也比客冬游海上從張君霸生得交於法人伯利和君出  
示裹煌石室所得釋文寫本虞書殘字僅十一葉云尚是初唐  
寫本以校通志抱經兩刻增字不啻倍蓰其所稱異文如疇之  
為鳥懷之為裏夙之為死首之為首稽之為譖皆與小篆合詳

不言古文作某籀文作某篆也

三之為或襄之為襄播之為毋禹之為

萬剛之為但古文服从人作躬古文惠从舟作惠皆與許君所

稱古文合此說文所有者也

至如四表之表古為旛於變之變

古為躬暮日之暮古為晉續用之用古為目頑嚚之嚚古為墨

方割之割古為剗舜典序峯為古文使峯為古文諸如此等字

未可枚舉皆說文所無亦不見於今本釋文而其字亡矣然後

知初唐舊本陸所存古字實有溢出許君之外而中丞之言為

信而有徵也蓋元朗之書一厄於唐開元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再厄於宋開寶郭忠恕周惟簡諸臣之修改陸氏舊文刊削殆

盡使原本尚在山巖屋壁早顯於世即中丞之說引而申之觸

類而長之倉雅之學不幾大昌明於今日而惜乎僅存殘帙又

數中丞之不及見也今中丞墓草已宿猶子訥士部郎出其遺

橐付諸石印既屬中丞門下士王勝之同年理董其事又以昌

歲同里後進命綴一言於卷尾猶憶客滿喜齋時潘文勤師每

某者小篆即古籀也

三之為或襄之為襄播之為毋禹之為  
萬剛之為但古文服从人作躬古文惠从舟作惠皆與許君所  
稱古文合此說文所有者也至如四表之表古為旛於變之變  
古為躬暮日之暮古為晉續用之用古為目頑嚚之嚚古為墨  
方割之割古為剗舜典序峯為古文使峯為古文諸如此等字  
未可枚舉皆說文所無亦不見於今本釋文而其字亡矣然後  
知初唐舊本陸所存古字實有溢出許君之外而中丞之言為  
信而有徵也蓋元朗之書一厄於唐開元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再厄於宋開寶郭忠恕周惟簡諸臣之修改陸氏舊文刊削殆  
盡使原本尚在山巖屋壁早顯於世即中丞之說引而申之觸  
類而長之倉雅之學不幾大昌明於今日而惜乎僅存殘帙又  
數中丞之不及見也今中丞墓草已宿猶子訥士部郎出其遺  
橐付諸石印既屬中丞門下士王勝之同年理董其事又以昌  
歲同里後進命綴一言於卷尾猶憶客滿喜齋時潘文勤師每

得一器輒拓其文命門下士共釋之時中丞回翔量寄已離都  
下一字異同郵筒商榷昌歲亦得於侍坐時竊聞其緒論今此  
樂不可復得而昌歲亦已老矣喪亂以後微言淪絕慨哲人之  
云徂晦服膺之不早耄學荒落有餘媿已丁巳端午前三日長  
洲葉昌歲謹序

窓齋集古錄敘

人生秦燔千數百年之後何以能識三代文字曰秦  
有鐘鼎彝器款識皆秦以前物也人生周孔子數百  
年之後何以能讀周孔時之鐘鼎彝器曰秦有經典  
釋文多古書字為之證也今之言小學者但知許叔  
重說文解字有功於篆學不知說文於小篆信而有  
徵矣其所采古文籀文十不存一又多據孔壁中遺  
經之文大都皆周末相沿之字非孔子六經之舊簡  
故求之說文而不可通者往往於經典釋文得之想  
陸德明去古未遠當時所見古書必有所據也如徐  
之古文作𠂇它書所不見也周禮雍氏注伯禽云山

師征徐戎釋文麌本作郤今沈兒鐘魯公伐郤皋可  
證也古來字或从走它書所未聞也獨爾雅釋訓不  
誤不來也釋文來本作竦又作速今散氏盤單伯皋  
生鍾可證也鶠字它書所無也獨爾雅鷹來鳩釋文  
來本作鶠今散文鸞字可證也古罿字與獸通它書  
不經見也書敍往歸獸釋文本或作罿今邵鍾余  
畧綏政可證也古韞字作𠁴亦通𠁴它書未之見也  
詩閼宮傳重弓重吟鬯中也釋文鬯本作韞𠁴與𠁴  
形相合今毛公鼎𠂔伯戎鼓吳尊蓋𠁴及邵鍾𠁴字  
可證也古吳字通虞它書不經見也公羊定四年帥  
師伐鮮虞釋文虞本作吳今虞司寇壺師酉鼓吳太

廟可證也古文無无亡三字通用左氏傳襄廿七年  
曰棠无咎釋文本亦作無左氏傳昭二十一年無綴詭  
隨釋文無本作毋今彝器萬年無彊可證也古文驅  
駁為一字詩小弁箋有先駁走之者釋文駁本作驅  
禮記郊特牲注索室駁瘦釋文駁本作驅今師寰駁  
駁孚太女牛羊可證也凡彝器中古字見於釋文者  
甚多然則謂陸德明為古籀之功臣可也吉金文字  
自宋以來呂大臨薛尚功王俅各有專書而呂刻薛  
刻均不甚精王復齋鐘鼎彝器款識阮刻雖依原拓本  
而陰款覆刻未能神似阮刻積古齋吳刻筠清館改  
陰款為陽文仍未能纖毫畢肖陳簠齋文曾欲以拓

本上板迄未成書而簠齋丈已歸道山矣余所集拓  
本千數百種又益以川沙沈韻初內翰所貽舊拓數  
十種編輯商周吉金文十一卷秦漢各一卷又漢以後  
吉金拓本一卷共成十四卷詳加攷釋付之石印幾與  
原拓本無異余以久病手腕力弱僅書隸書標題及釋  
文相與助成其事者費屺懷王勝之兩太史吾友陸君  
廉夫朱君厚甫相君文質也書既竣爰書其緣起弁之  
卷首攷釋有未當及前後自相矛盾者願當世博物君子  
是而正之此又大澂之深幸也光緒二十二年秋八  
月白雲病叟吳大澂自敍

窓齋樂古錄總目

第一冊

鐘三十二

第二冊

鐘六鑄一鐸三

第三冊

鼎三十八

第四冊

鼎十

弟五串

鼎二十六

弟六串

鼎五一

弟七串

鼎五六

弟八串